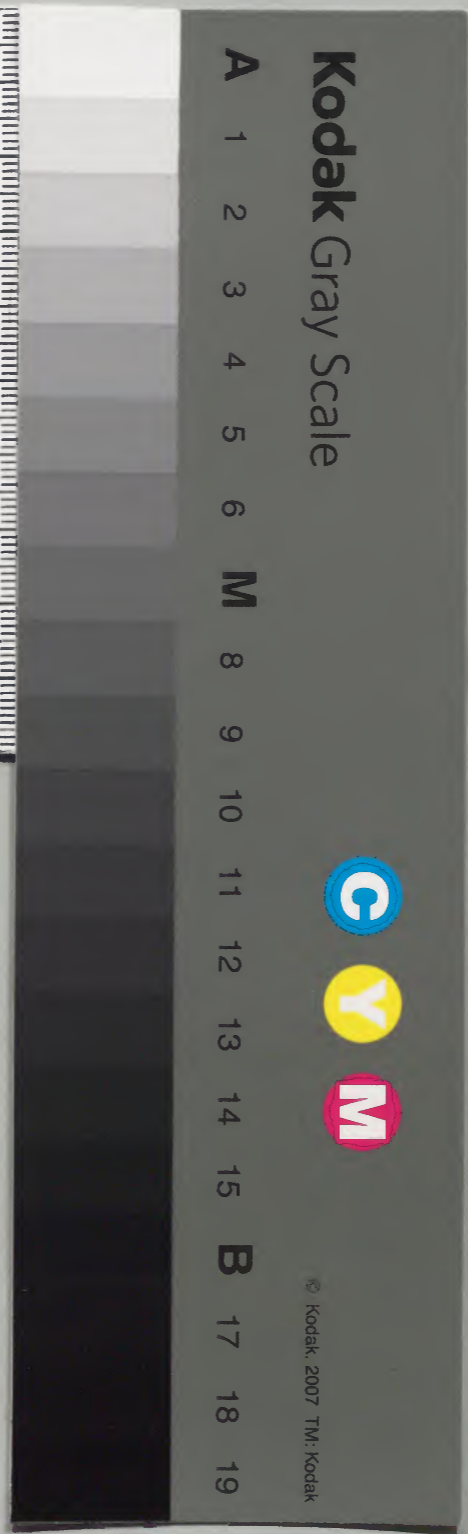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三六二
一七〇二
八三〇二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六二
函架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62
冊數	8 (3)
函號	298 153



程先生類語卷之三



教第十五

純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今人更不論規矩準繩直是傳巧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

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

澄海唐伯元
廣安姜召
休寧范涑
孟津王价
茶陵譚希思
溫陵郭惟賢

編次
校梓



以好惡有常。至如養天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
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
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
聖人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
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類。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
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亦用於此。非惟徒廢時
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辯鉛鐵之性。

人雖睡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
會得。終須引而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極感

成已。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講學本不消理會。然每與別撥出。如今雜亂膠固。須着
說破。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

人自幼學。耳自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
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

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此。秉彛消鑠。盡

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弄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氣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謂張子厚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如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

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也

橫渠教人本只為世學膠固故常說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不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

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晏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正天下有通篇可為學記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恚生會得古

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

恚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

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古者八歲入小學小學大學之年無可考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

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

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

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久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

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古之小兒。便能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益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

指與得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疑是方言成大。然若論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

為大中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云。古者庠序為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勘會學制云。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

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模楷有如此之人至于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于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為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求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

又云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

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

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治第十六

純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

必有開睢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入材之不成善脩身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天下大器群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飲讀法平價謹權量

皆不可闕也具見開物成務之學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天地生一世一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

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古今異宜不唯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

皆氣也亦自別也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

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

虞帝弗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

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

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久必有所濟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

四字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

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

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

也

上殿劄子論君道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多移唯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

輔成德業伏願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大擇天下賢俊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矣論王伯曰得天理之正極入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唯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

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邪正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

論養賢曰臣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嚴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

召

今之選館亦此意

禮則委之討論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州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

論學校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館廩而恤其家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

小學灑掃應對以徃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
 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
 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
 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
 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
 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
 者入學及于縣如州郡之制果日達於黨遂脩其庠序
 為之立師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
 禮會其鄉老推經明行脩之士升於州郡守行鄉飲之
 禮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與其士於太學太學聚而

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
 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其學
 之師與州縣之長苟懷姦罔上者皆除其仕籍終身不
 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
 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士大夫
 之子弟皆入學謂之國子每歲諸路監司州郡列其秀
 者升於太學太學歲論於朝其賓與考試之法皆如選
 士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意薦者諸路及近侍以
 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臣謂既一以道德
 仁義教養之又專總是周官遺意却甚宏濶詳整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

名騰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
 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
十事是一部周禮
 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
 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
 德樂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王
 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
 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
 不可不均唐尚有口分授由之制今富者踰州縣而莫
 之止貧者流離饑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
 者蓋無紀極生齒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

均

者多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
 黨州鄉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和睦刑法鮮
 犯廉耻易格五曰貢士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
 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教不興貢士不本於
 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六曰
 兵役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
 兵耗贖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
 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七曰民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
 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

儲粟之法以為凶歲之備。八曰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窮蹙辛苦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此在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九曰山澤。聖人利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唯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十曰分數。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此下者臣特

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揀之義故亦可足。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服思之只是

王子罪不_レ干_二百姓事_一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
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
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
至誠有以格_レ他_一也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
非亦須有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
言者以至_レ官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
也主_レ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
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
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為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

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
邦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
為而誠不足今自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子厚
謂才與誠須_二物_一只是_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
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
而不盡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以致却太平後某願
為太平之民此必有
或問薄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

意動之今今與薄不和只是爭私意公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公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劉安禮問臨民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

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智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

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從君子來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下意

正名分正則天下定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二程之在當時皆欲變法益公之意亦不差只是不善變耳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必井由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由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治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用休閒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者得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之多地少之理

為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然於其家垂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代大中應詔上書一曰立志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舉薦之定式患所舉不

得其人也。故詔以訓誥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為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有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善政耶。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為善故行之曷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為陛下之志先立奮英斷以行之。雖強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况州郡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為先。二曰責任。歷觀前史自古以

來豈有履道之士荆公亦近之矣何為至悞神宗可嘆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于事為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前及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願陛下如臣前所乞。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為先。待之盡其道禮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患其不能為。患其不得為。蓋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

治為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為以救其弊乎如曰
 當為則願示之以必為之勢詢之以所為之政審慮於
 行之時不可失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為也患不能也
 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
 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
 則道豈遠哉病不求取三曰求賢夫以人主之勢心之
 所尚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奇獸環寶奇玩之物雖
 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
 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
 則何崑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

不為耳夫人君好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也
 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為意相
 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大率以為已任
 可矣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
 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
 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為之用莫有違也尚且日不暇食
 恐失天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
 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
 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心與周公異也欲其助
 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

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
 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疏退之
 自然天下嚮風自上及下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
 急務搜羅既廣雖小才斥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
 而守益堅廉耻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
 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
 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伍而用
 庸愚混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
 則求撫小差衆議訾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
 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以非常

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
 置之言路在今世為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
 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
 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亦曰
 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無愧天下矣設使大敗厥職
 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擢期於得久耳蓋拔十
 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
 患不得賢也

為大中上宰相書云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
 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

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
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
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
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
持此以勵世風
代呂晦叔應詔疏畧云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
所以除舊而布新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
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為誣矣臣
復何言若以為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太
無道之世曷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矣率

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誠能省己之存
心考己之任入察己之為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人之
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
道矣又曰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為
天下之公平意之私乎自議論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
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
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
至於朝合則為不世之賢暮隙則有無窮之罪顛錯亦
已甚矣又曰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臣以為在外
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又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

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
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于有為之前
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

論經筵第一劄子畧云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
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
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
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又曰大率一
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
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
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一人直百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

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
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
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其大

第二劄子云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
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不知
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
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
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
先主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
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

左右扶持祇應官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聞于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遠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第三劄子畧云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上太皇太后書畧云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煦使盈耳充腹又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又曰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校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

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卑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閑故也

又上太皇太后書畧云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又曰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入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非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

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論禮部看詳狀云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便是封建井田氣象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也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為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典矣。問肆太青如何，曰太青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青災肆赦者，言青則肆之，青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東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

勝也

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答呂進伯簡云：先兄明道之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矣。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人津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以

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慎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程子與客論為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

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權酷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饑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閑人妨農工致辭訟截賊盜州縣極有害

蜀守記曰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必曰蔣堂程戡故諺言曰彥博虧田况程戡勝蔣堂虧猶言不如也最善之中言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眾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邀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祀伐江濱廟木修府舍也其不失

人心者節邀樂也前程十年為政後闕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孔如此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聖賢第十七

純元氣會則生聖賢一云凝然不動便是聖人唯善通變便是聖人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言冲一作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猶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至。但中其節。則謂之和。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士也。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

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失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

舌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

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

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日月之食。

乃君子之過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遠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仲尼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無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

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此間爾。蓋猶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間。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

二程對語

卷三

十六

力不得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然顏子底一個氣象吾

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然

學得到上面也

酉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

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亦藉外養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

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

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

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與之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

善惡一切函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

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

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吾輩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

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唯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

同流雖未易學亦要識得聖人至處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

未粹索學以克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者

禹稷之事功也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

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何

由孟子可以觀易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去

堂下則却辨不得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

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為花花則無

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緩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

處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
 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
 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
 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
 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
 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此似多正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
 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入安可不以道自
 任

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
 言聖人之事者造道之言也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

荀子極是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
 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林希謂楊雄為祿隱後人只為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
 恚生說得是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大毛公事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
 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卷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孔明有王佐之才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馬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一日二程先生侍大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白明

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主之道也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

仁已猶不認以為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下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饑寒者食便不美

張橫渠著正家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

却如此不熟

論遣張載按獄曰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

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又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

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

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

勸今朝廷必欲罕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

教化之本原干政治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論朝廷待士之道耳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賈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師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卑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君實堯夫自有君實堯夫之學所謂得其性之所近者若二程之學又當別論

誌堯夫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惟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難其人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正誠立賢也明通聖也瀟溪語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大地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

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推此二語可下以通依乎中庸之義

石曼卿有詩言伯夷耻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壚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為學也

伯溫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遂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據問去驕吝可以為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為

有已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自勝者強能自強然後能自勝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

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小

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

禮法自太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

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

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之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使

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

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

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孔子歿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

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

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

抑之畏縮者克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正為此耳然剛

柔

柔

柔

柔

柔

柔

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凌。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知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為孔悞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崩潰不用君父之命而立如強盟孔悞孔悞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乃知孟子經學甚精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主則謂之天子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

二程類語

卷三

十五

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及孔子未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已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罪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夫夫哉

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植提仁義絕

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及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知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有取則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保天命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

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太醇非

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之甚恕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

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

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

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

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但看人如何

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未必皆

當然味其太槩然矣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

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

論皆非其作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

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

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

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道

韓退之訟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入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

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揚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姜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皆必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楊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儒者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周茂叔窮禪客

窮字未解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因見茂叔茂叔留與對榻夜談

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

曰聖人也橫渠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

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

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

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纒謹嚴便有迫

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

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
 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
 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
 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
 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
 纔有說了便不肯回

正叔謂某接入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
 未有如子厚

答楊時論西銘云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

子厚東西銘自有次第程只極口西銘者謂其言前聖所未發也豈意後世借之以遂其偷
 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
 外盜名之私非惟東銘不可得見即西銘亦以稿天下矣可勝嘆哉
 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批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
 二本而無分

張子正蒙云水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

李利字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

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答橫渠先生書云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以大槩氣
 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
 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
 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更願完養
 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兩能無差乎

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堯夫詩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異時伊川同朱公揆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伊川因指

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先

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

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邵伯溫

學辨感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
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
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

如是則願從先生遊前同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

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知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

川猶且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

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

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色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

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

着身處況能使久行也

答晁以道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姜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為瑩他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還葬眾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

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堯夫問有甚事曰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性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以生作所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作死所以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

三才類言 卷三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天地第十八

純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乾陽物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物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從周子主靜立一極來乃周子所未發也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

故曰貞明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

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青皆可鼓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

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

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

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曲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為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着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着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克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為，臣道有為。若天則誰與他安排他，如是須有道理。

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以見天地。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

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

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其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

言止曰曰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名山太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却於山川外木上

人身上諄雨露木土人身有雨露耶用休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人身上諄雨露木土人身有雨露耶

